

六十年後漫遊北京有感

• 盧善棟

六十年來，這是我首度踏上北京與同班故交（1943年唐院鑛冶系級友）相會。想起當年我們於抗日烽火漫天之中，離開祖國東部半壁錦繡河山，而奔至古稱「鬼方」的平越山城交大唐院來「讀書救國」；我認為長期抗戰就是資源長期消耗戰，因此，唯有開發大後方資源供應礦產和能源，始可支援抗敵力量，這是我唸鑛冶工程的理念。果然我畢業後去重慶開發大後方最大規模的「天府煤礦」，撐住了重慶不倒，許多級友也都奮起響應「young men go to the west」的口號，紛紛西出玉門關 左公栽柳三千里，引來春風度玉門，我們在那裡開發石油，以解燃眉之急。

這次我於2002年9月27日前往北京第一目的是拜訪老同學：肖紀美、劉嘉禾、吳迪儼、徐采棟、劉廣泌。有感於亂世中睽違六十年後還能夠再相聚，掀起歡慰的友情，於是我特地作了一首《遣思懷》來紀念我們難能可貴的友誼，諸友悅而簽名認同此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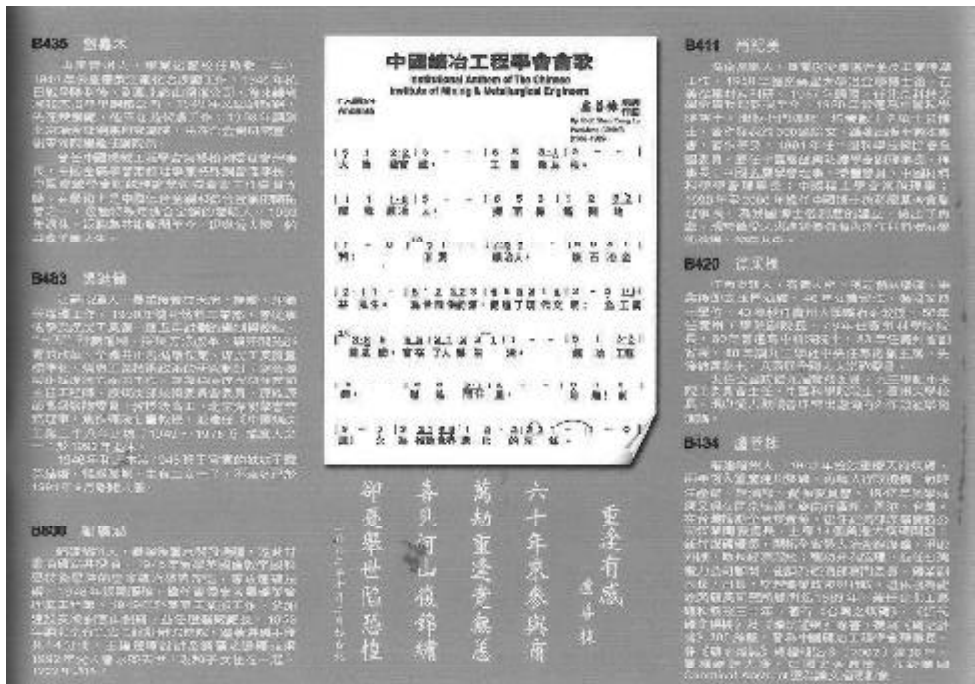
在這可貴的聚會之中，我們除了一起聚餐、閒話當年舊事、拍照留念之外，還合唱了我為中國鑛冶工程學會作詞作曲的會歌，他們都讚賞不絕，欣快無已，尤其對會歌最後一段：「鑛冶工程師，道遠而任重，前進！前進！永為推動世界進化的先鋒！」返抵國內之後，我再作一首《重逢有感》的詩篇。



後來，我想起了一些珍貴的交大唐院歷史的老照片，如果把這些照片和我此行的心情放在一起，則更具意義。於是我將「昔日交通大學唐山學校校門」與「唐山工程學院的平越古樞星門」放在一起，極具有「堂

皇」與「蒙難」的強烈對比；另外半頁之首是唐院最為榮譽的「竣實揚華」

此乃當年教育總長褒獎吾校的牌匾，世代相傳，永誌吾校的殊榮光輝，我並在其下將今日的西南(唐山)交通大學輝煌燦爛校門，以及台灣交大優雅校園的「飲水思源」建校精神放在一起，很具激勵作用，這是第一頁。另外，我又把六十年前的畢業時師生全體合照，作為底頁，並介紹全體合照師友的大名。當時畢業級友有 30 人，如今我再度考查，尚在世者只剩下 13 人；但這 13 人當中，還有 3-4 人不詳生死。最令人遺憾的是，當我完成時





▲ 踏上居庸關，再登好漢坡，遠眺長城雄偉形勢及塞外風光

要把這一 4 連頁艷麗的紀念作品寄給唯一在台北的級友陳隆軒學長、前台灣金屬（股）公司煉銅廠廠長，但卻驚悉他已於 2002 年 12 月 19 日逝世，享年 86 歲，嗟呼！

話說我在北京的第二天 9 月 28 日，我登上了數千年前統一中國的秦始皇時期之偉大工程 萬里長城，我前往居庸關，壯懷激烈，不顧

86 高齡，右手持一杖，健步拾級而登，氣不喘，心不跳，然後我再鼓起餘勇，登上好漢坡，極目四望，塞外風光，綿延不絕，盡收眼底。這難怪阿姆斯壯初登月球，回望我地球上，只看到中國萬里長城，這世界十大文明遺產的第一遺產，乃古人為了捍衛中華民族互久長存的奮鬥志氣，令我欽仰無已！欣賞完長城之後，我即趕赴盧溝橋，「盧溝曉月」乃康熙御碑，建成於金明昌三年（1192），是北京最古老的石製連拱橋，全長 266 米，寬 7.5 米，下分 11 涵孔，是「燕京八景」之一；橋的兩旁立有 501 隻石獅，面貌嘻笑怒吼，盡不相同，我從第一隻獅子欣賞到最後一隻，這是八年抗戰與二次世界大戰的譽滿全球最先開火抗敵的聖地。

再往前行，到了宛平城。喜見宛平城依舊，想當年 1937，日軍藉口以一名士兵進



▲ 盧溝橋，我站立的背後之遠方建築為宛平城



▲ 舉凡全國性大慶典忘不了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
10月1日前夕在天安門佈置了紀念處

安在？人民廣場今猶在，不見當年毛帝王？不論如何，毛澤東以及全國人民都崇拜孫中山先生，稱孫先生是革命導師，舉凡重大慶典，必在廣場另闢一紀念場所，懸掛孫中山革命導師的真照，以讓萬民崇敬。因為第二天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日，我就於9月30日離開北京返國了。

入宛平城而失蹤，強求進入宛平城搜查，為我軍所拒，日軍乃進攻宛平城，為守將趙登禹師長奉令不准日軍一兵一卒進入，不能放棄一寸國土，寧可與城共存亡，於是趙將軍英勇抗敵，響起了抗日大戰第一聲槍響；蔣委員長在廬山奮起率領全國軍民誓死長期抗戰，歷經了八年，終獲最後勝利，把日本人打倒了！所以我們能夠廢除不平等條約，能夠收復遭受日人奴役五十年的台灣和澎湖群島；我們能躋身世界五強之一，能為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！今日我在宛平城樓上上下下走動，欣賞我中華好男兒的英勇偉業以及歷史遺跡，豈不快哉！

9月30日，我參觀了遜清的宮廷：九龍壁、珍珠井、頤和園以及人民廣場；我欣賞廣場花園中人民起義碑的浮雕藝術，我看到了毛澤東的遺像「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」今朝他



▲ 九龍壁的輝煌壯觀